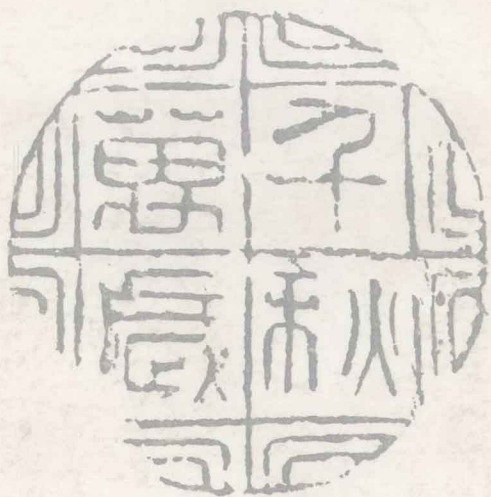


近代中國叢書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筆雄萬夫

—葉楚傖傳—



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

筆雄萬夫

葉楚傖傳

劉蘋華 著

近代中國叢書·先烈先賢傳記叢刊

筆雄萬夫

——葉楚傖傳

定價：新臺幣六〇元整
美金二·〇元整

著者：劉 蕓 華

編輯者：近代中國雜誌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——九號

出版者：近代中國出版社

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

總經銷：中央文物供應社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

印刷者：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

臺北縣新店市寶強路六號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

※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

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我國歷代志士仁人，每當貞元剝復、存亡絕續之交，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，發揚民族精神，恢宏固有道德，從而宏道作人，轉移社會風氣者，史不絕書。」誠然，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、毅力來改造社會，轉移風氣，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，且良知、毅力愈加激揚奮發，則其所影響、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。

民國前十八年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首先發表宣言，即以「振興中華、挽救危局」為宗旨，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，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、建立民國、打倒軍閥、統一全國，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、光復臺灣澎湖失土、廢除不平等條約、實

行民主憲政，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。以上這些光輝歷史，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、鮮血、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。但在先烈們的同時，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，他們居則砥礪風節，出則動關大計，「見利不虧其義，見死不更其守」，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，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。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，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、「我由未免為鄉人」的惕厲！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，來鎔裁自己，砥礪自己，也鞭策自己。

「近代中國社」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，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，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、生活和思想、學術、操持、云為，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，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，集為一部「先烈先賢傳記叢刊」，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、文藝

與教育意義的讀物。

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，虔誠的希望忠肝、熱血的革命青年，從這一部叢刊裏，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。

秦孝儀 謹序

筆雄萬夫

葉楚傖傳

一、楔子

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，蔣主席從百忙中，抽空蒞臨上海市立療養院，探視摯友的病，他坐在病人牀側的小凳子上，錢大鈞市長、吳主委及其他隨員，則圍立在病牀的四週。

病人見到蔣主席，非常感動和興奮，他想說話，但是蔣主席搖手制止了他。聽完了病情的簡報，蔣主席對病人說：「安心養病，不要為公務操心，一切事情放心好了，好好養病吧！」

惟恐燈光刺激病人的眼睛，蔣主席體貼地要人扭滅電燈，病人無力地微笑着，輕輕擺擺手，和主席告別。

十四日，病人病情惡化，招手喚了他摯愛的三兒子，坐在牀邊的小凳子上。握緊兒子的
手，他似乎有千言萬語想對兒子說，但是却力不從心。最後，他努力地說出了一句話：

「你……你千萬不要使我失望！」

兒子想哭，又不敢哭，緊緊咬住嘴唇，竭力抑制著滿腔的哀傷，疊聲安慰病人，好好養
病。

病人搖搖頭，半晌未出聲。隔一會兒，他又問兒子，近來的國內外局勢，兒子摘要地告
訴他，特別強調政協會的成就，令人振奮。

病人靜靜地聽著，接著又問：

「主席走了嗎？」

兒子回答說：

「沒有。他明天要出席南京的軍事會議，然後回重慶。現在，上海各界正在跑馬廳舉行
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他。聽說參加的人數超過十萬人呢！」

病人微微頷首，又繼續問道：

「鈕永建先生呢？」

兒子回答說：

「在安徽宣慰。」

這時候，病人的呼吸急促了起來，他喘著氣說：

「寫信問他，經費够不够？同時告訴我宣慰情形如何。」

病人還想再說，但是兒子怕他太累了，制止他。病人沒理會，費力地再叮囑兒子說：

「許多親友來探望我的病，你要代我一一致謝！」

一說完，病人便猛力地咳嗽著，兒子急忙拿著小痰盂到他嘴邊接痰，並趁勢將病人的手放入被中。

病人閉上眼睛，靜靜地躺著，臉上毫無血色。

十四日午夜，兒子被姊姊叫醒，齊奔到病榻前，病人已入彌留狀態。妻兒在他身邊嚎哭著，拚命摺著病人的人中，但已無濟於事。

十五日上午四時四十分，病人溘然長眠。

兒子哀慟難抑地說：

「這一具被白布包裹著，上覆有十字架的枯瘦如柴的屍體，便是我那心力交瘁，忙碌一

生的父親！」

病人的臨終遺言是：

「余爲黨國効力四十餘年，愧無成就。民國日報爲余致力最久之事業，希望同志厚加愛護。並望隨余工作二十餘年之同人，不辭勞瘁，繼續努力，俾能維持於久遠。余長子南已能自立；長女吉益已適王，余皆釋懷。三子元、四子中、五子容，均在學齡，冀續有成，俾爲國用。余愛杭州，望能卜葬於雷峰塔畔。」

他就是黨國元老——葉楚傖先生。

二、伶仃勤學的歲月

鴉片戰爭，不但動搖了中國千秋萬世以來唯我獨尊的自信，也讓外國列強以不平等條約，將中國逐步淪入次殖民地的命運。

緊接在李鴻章再度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的後兩年——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，清廷又被迫和葡萄牙簽訂了五十四款的修好條約，列強對於中國瓜分豆剖，蠶食鯨吞，

使腐敗無能的大清帝國，已經瀕臨日薄西山的境地。

這一年，在一向是人才輩出的江蘇省，誕生了一位傑出人物，那就是本書的主角——葉楚儉先生。

葉楚儉原名宗源，字卓書，是江蘇省吳縣周莊鎮人。

吳縣為蘇州故治，方圓二千五百方公里，人口大約十一萬人；北界魚米之鄉的無錫、常熟，西臨煙波浩邈的太湖，不但景色宜人，交通便捷，而且物富民豐，因此文化自來發達，清代科名之盛，甲於全國，葉楚儉即出身於書香世家。

葉楚儉的曾祖父葉杏江，不但博學多才，而且也是朝廷的命官，因此顯赫一時的葉家，極受鄉民的景慕。但是葉楚儉的祖父葉厚甫，却看透宦海冷暖，無心眷戀功名，毅然地回鄉，開了一家葉太和醬園，做起醬菜的買賣。

葉厚甫在仕途上，雖然交了白卷，但在商場上，却表現得生龍活虎，異常出色。短短的數年內，就創下了龐大的家業，替葉家奠下了穩固的基礎。

葉厚甫去世後，葉楚儉的父親葉鳳巢，由於生性慷慨豪邁，愛交朋友，而不事生產，所以不但千金盡散，而且醬園裏原本興隆的生意，在乏人經營的情況下，也一日淡似一日，到

最後甚至無法維持而結束營業。於是葉家從此家道中落。

葉楚傖的外祖父王伯瀛是青浦魚郎村的舉人，也是個典型的忠孝傳家的讀書人，沒生兒子，只生兩個女兒。葉楚傖的母親是長女，平易近人，守正不阿。不幸的是，她却在葉楚傖十一歲時，抑鬱而病逝，留下稚齡的葉楚傖和妹妹葉宗淵兩人。

葉楚傖的個性可說完全承自母親。魏紹微說他是：「樂與人處，亦善於處人。」而葉楚傖也會自述：「哀哉！母葉余早，二十年前事，杳不可紀。人稱余肖母，而余今守正以窮，平易近物，幸不旦暮死，當不致淪爲異類，是庸非受諸吾母者乎？」

在葉楚傖早年的心路歷程中，沈仲眉夫婦頗佔一席之地。

沈夫人是葉楚傖的阿姨，王伯瀛的次女，嫁給吳縣的沈仲眉爲妻。沈仲眉不但是個高雅之士，而且爲人宅心仁厚，沈夫人也佛心俠腸。她雖小葉楚傖的母親十二歲，但是兩姊妹情深，再加上葉鳳巢和沈仲眉也情同兄弟，所以兩家來往密切，交情自非比尋常，可說是憂樂吉凶與共。

葉楚傖的母親去世後，葉鳳巢雖又再婚，但是對葉楚傖兄妹，顯然照顧得並不多，致使他們「少弱伶仃，困厄無以存生」，沈仲眉夫婦看了自然心疼不已，便把他們接到家中，視

如己出，照顧得無微不至。葉楚傖對這份隆情厚誼，有很深刻的描述，他說：「吾姨父與姨母，乃推先考先妣之愛，以及藐孤；讀則膏火，息則枕蓆，食則梁肉，衣則葛裘，維護所至，既感余所親愛，益歎斯世所難能。」所以，對葉氏兄妹來說，沈仲眉夫婦情同再造父母。

葉楚傖從小就嶄露超人的才智，長大後，不但英挺大度，器宇不凡，而且性情和順，絕不恃才傲物，因此很得人緣。

他的第一個啓蒙老師是唐鄂。受教不久，葉楚傖就到外地求學，先後曾在同江的任氏、葉氏家塾就讀。由於思鄉情切，他又回鄉，受教於陶小祉。陶小祉非常賞識他，這不單是因爲葉楚傖的聰明，使他在同輩中，顯得出類拔萃，更是因爲他能在短短的數年中，勤讀經史，博覽羣籍，不但對歷代的興亡史，了然於胸，並且對國家也極具使命感。

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一月，戊戌政變的主角之一——梁啓超，逃到日本後，在橫濱創辦了「新民叢報」，針對國人的「公德缺乏」及「智慧不開」兩大病，對症下藥。

梁啓超的文章，激勵了不計其數的年輕讀者。蔣夢麟認爲它是：「當時每一位渴求新知識的青年的智慧源泉。」由此可見，「新民叢報」撼人的影響力。上海南洋公學甚至爲了禁

止學生閱讀該報，而引發了一場罷學風潮。

這年，葉楚傖十六歲，不但是位求知若渴的現代青年，也希望能再光耀葉氏的門楣。於是，參加了鄉試和縣試、府試，都名列前茅；但到院試時，卻因為清廷改革學制，而使葉楚傖棄了「功名」之途，有機會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之中。

三、對革命的心嚮

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元月，清廷鑒於「時事多艱，興學育才，實為當務之急」，而頒佈了由張之洞和管學大臣釐訂的興學章程，決定自光緒三十二年開始，逐漸遞減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。等各省學堂辦齊後，再停止科舉額，改由學堂招考。於是各督撫飭令各府州縣，建設學堂。

十七歲的葉楚傖輕易地考進了上海王培孫主辦的南洋公學（後改名南洋大學，即今之交通大學）。但他只讀了一學期，便又轉入浙西南潯鎮龐青臣主辦的潯溪公學，成爲一名高等生。

潯溪公學的學生也和南洋公學一樣，大多思想維新，崇尚自由、民主，並不時地公開抨擊滿清的腐敗。校方爲了制止他們，曾施以高壓，因而鬧過學潮。

葉楚傖入學沒幾個月，學校又再度發生學潮，全體解散。他只好整裝回吳縣。回鄉後的葉楚傖形銷骨立，備受親朋的嘲笑、譏諷，只有疼愛他的沈仲眉夫婦，不但設宴替他洗塵，還溫言地安慰沮喪不已的他。

幾經考慮後，葉楚傖決定暫時到杭州探望不得意的父親。隨後不久，他又到桐鄉縣濮院鎮，集合八位志同道合的潯溪公學同學，聚集在沈維伯家，就各人的專長，互相研究、討論，以求精進。

當時的清廷正是日暮窮途，革命的浪潮澎湃海內外，尤其是鄒容的「革命軍」一出版，更是掀起了狂濤巨浪。

鄒容是四川巴縣人，生於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，爲革命而身殉於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，只有二十一年光熱璀璨的生命。他十二歲時，不但九經、史記、漢書，都能琅琅上口，而且還常常寫出曠世奇文，因而被稱爲「神童」。

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，他留學日本，參加革命；次年，因爲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的

「姦私事」，穢騰學界，鄒容便和張繼等人，闖入姚寓，狠狠地揍了他一頓，並剪去姚文甫的辮子，姚文甫一狀告了上去，於是清駐日公使蔡鈞便照會日本外務省，捉拿鄒容。鄒容只好和張繼逃回上海。

鄒容回上海後，對清廷的無能，悲憤不已，於是發憤寫成「革命軍」一書。一經出版，洛陽紙貴，十萬本馬上銷售一空。孫中山先生認為它「必能大動人心」，蔣中正先生也讚譽它：「是啓發民族大義，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。」胡適在他的自傳中也提到：「有一次王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『革命軍』，我們幾個傳觀，都很受感動。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，所以我們到了晚上，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，偷偷起來點著蠟燭，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。……」由此可見這本書的震撼力。

長於文史的葉楚儉當然不會放過這本鉅作，他也偷偷地買了一本。看完後，滿腔熱血奔騰，自認為愛國之心，不落人後，於是在每個星期日，邀約了幾位有志一同的同學，在濮院鎮公開演講，希望能喚起同胞的民族意識，一起來響應革命。

這是葉楚儉為獻身革命事業而邁出的第一步。

光緒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，葉楚儉十八歲。江蘇提學使在蘇州的滄浪亭原址，開辦了一

所高等學堂。爲了繼續中斷的學業，葉楚傖便轉入該學堂就讀。

第二年，直隸總督袁世凱、兩湖總督張之洞、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等人，向清廷遞了一張奏摺，奏請清廷立即停止科舉，推廣學校。

清廷也終於承認：「三代以前選士皆由學校，而得人極盛，實我中國興賢育才之隆軌，即東西洋各國富強之效，亦無不本於學堂。」於是下詔，立即停止各省每年的考試，並命令學務大臣頒發各科的標準教科書，又責成各督撫在各鄉鎮遍設啓蒙小學堂。

八月四日，相沿數千年的科舉制度，終於廢止。

同年，日俄戰爭後成立和議。日俄兩國不但以中國的領土爲戰場，相互廝殺，還以中國的領土作爲賠償條件。這種任意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爲，激起了全民的憤慨。於是立憲圖強的呼聲越來越高。

九月，滿清政府派遣戴澤、端方、紹英、徐世昌、戴鴻慈等人出國考察憲政時，革命黨人吳稚在北京正陽門車站謀炸五大臣，未成身殉。這個震驚世人的壯舉，雖擋不住考察立憲之舉，但却證明了革命浪潮已滔滔然無法遏止。

盱衡這些國內外局勢，葉楚傖堅信：不革命，不足以救國。而最使他欣慰振奋的事，就